



平生的寧列

譯明江 著德杜

·北華·

國立北華大學圖書館

版出店書知新

店書華新

平 生 的 寧 列

譯 明 江 著 德 杜

版 出 店 書 知 新

列寧的平生

每冊實價二角

著者 杜德

譯者 江明

出版者 新知書店

總店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

分店 廣州 南陽 衡陽 常德 麗水 嘉陽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出版

目 錄

一·引 言	一
二·列寧的時代	五
三·列寧的生平	一一
1·列寧著作的基本概念和基礎	二二
2·布爾雪維克和孟雪維克	三三
3·世界大戰和革命的國際主義	四五
4·俄國革命的勝利	五三
5·世界革命的領導	六九

一 引言

英文的列寧傳記，早已有了不少，牠們的價值各各不等。

這裏所作的簡單而初步的研究，並不想重複現存的那許多傳記的範圍，目的在於介紹列寧一生的意義和他所演的任務，不是主要地把他看作俄國的領袖，而是把他看作人類歷史嚴重關頭的世界領袖；不是主要把他看作一個無匹的人物——雖然他原是這樣的人物，而是看作在目前對於我們有直接影響和重要意義的世界運動的領袖和負責的代表。

現在那班活着的蠢驢不但在猛踢這死去的雄獅，並且——這是更壞的——用最深刻的驢子性的贊詞來稱贊他，對他作驢叫。布爾喬亞的英雄崇拜者和現存秩序的改良主義僕人，從前對活着的列寧傾注着渺小的毒液，現在想到他已經安全地死去，便聯合起來對他謳歌了。對於這種把死去的革命者封為神明的事情，列寧曾經

用強烈嘲笑的口吻寫過這樣的話：

『當偉大的革命者活着的時候，壓迫階級對他們施以無情的迫害，并且用最野蠻的敵視、最猛烈的憎恨、最殘忍的說謊和誣蔑的宣傳來對付他們的學說。但在他們死去以後，便企圖把他們轉變為無害的偶像，把他們封為神明，用一種光輪圍繞着他們的名字，爲了使被壓迫階級獲得『安慰』，來達到欺騙被壓迫階級的目的。同時把他們革命理論的真正的本質加以閹割，加以庸俗化，使革命的刀鋒變鈍。』（原註）

把列寧封做神明的事情早已在積極進行中。那些革命的敵人、改良主義和投降的辯護者、甚至是保守主義的領袖們，都從事於讚賞列寧的『實際家』和『政治家似的』的才能，希望把他革命遺教的光輪套在反動政策的上面，削弱高漲着的革命。研究列寧的著作，如果牠沒有努力把牠生活、工作和學說的『革命刀鋒』保持不鈍，尤其是如果牠沒有努力保持那作爲他學說的本質的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就不能

算是公平的。對於列甫的生平和研究，只有不把他的一生和工作，看作在學院式的歷史課或主觀式的批評中的崇拜和污蔑的無謂的習題，而把他看作瞭解客觀的歷史運動，瞭解現在面對我們的那些迫切的世界問題和任務的直接的幫助，才會
有價值。

二 列寧的時代

列寧生於一八七〇年，死於一九二四年。所以他的一生經過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他一生中活躍的時期經過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五年。

這個時期是人類歷史中的樞紐和轉換點。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是這個轉換點的特出的標誌。這個轉換點的全部意義現在還只是正在開始被人了解。列寧的一生便站在這個轉變期的正中心。

列寧的力量——由於這種力量，他成為同時代一切政治思想家和領袖中的特出的人物。——是在於下列事實：惟有他，從一個很早的時期，站在馬克斯主義的堅實的基礎上，遠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前，對於將來的時期的全部特質看得十分了然。他爲了將來而準備着，得出實際的、具體的結論；同時也惟有他，當時期到來的時

候能够適應歷史的要求。

使列寧備具這種無比的力量，能够對歷史運動看得清楚、正確而遠的是什麼呢？是馬克斯主義。他從馬克斯主義的基礎中取得這種力量。同時他把馬克斯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把它從舉究、俗物和刻板的政治家的手中拯救出來，因為它已經跌入這些人的懷抱。

所以要瞭解列寧的事業，同時去瞭解他把事業建築在那上面的馬克斯主義的基礎，和他活動的那個時代的特質是很重要的。

馬克斯主義的本質是一個單元的、對於整個自然、生命和活動的世界觀。

馬克斯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的第二個二十五年，在那個時候，現社會的基本矛盾已經非常明顯。

在這時候以前的一個時期，一連串的中等階級的革命，已經在幾個大國中——特別是在英國、法國和美國——建立起資本主義的政權。資本主義的關係統治了世界。機器工業是現出它的大規模的進展。接受了『人權』裏面它們理想的革命詞句，

『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並在民治國家立憲政府和國際貿易的體制中鞏固起來的自由的資本主義概念，在新的統治者——布爾喬亞——看來，是人類發展的最高峯。

然而那時資本主義統治的否定的一面也早已顯示出來。『自由，平等，博愛』這口號，對於勞動大眾僅是一句空話，掩蓋着這一個階級代替另一個階級來統治的內容；勞動大眾們依舊生活在苦役、貧窮和奴隸狀態中。生產和分配的無政府狀態；周期的經濟恐慌；貧富對立的鴻溝的無限深和無限廣闊；普遍世界的商業主義和利潤追逐的瘋狂競賽；這一切都表示爲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的矛盾。

新興的未來的社會勢力——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的財富就建築在他們的勞動上的階級。——現在開始出現在社會的政治的舞台，作爲羣衆革命中一個行動的、獨立自主的因子。雖然在最初顯得混亂，但現在已有比前進步的政治目的和意識，尤其在早期革命的工會主義和英國的大憲章運動中，表現得最爲出色。布爾喬亞從過去的革命的角色變爲反革命的角色，變爲反對新勢力的現存秩序的保護者，現在愈

來愈明顯。

隨着工人階級革命的開始，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論批判也就開始出現。有的理論派系轉向中世紀的熱望（英國的加里萊）或者模糊的人道主義的希望（西斯基蒙提），別的派系努力向着前面的新的社會體制看，展開空想社會主義（聖·西門，傅立葉，湯文）的早期理論。這種空想社會主義指摘資本主義的醜惡，並提倡一種協作的社會制度，但沒有任何關於社會發展的清楚的概念。他們最初把他們的主張向統治階級布爾喬亞陳述，但布爾喬亞對於他們一點用處沒有；他們對唯一能够實現他們理想的階級鬥爭感到悲痛。

同時，思想和哲學的發展表示出前進的新階段的條件已經成熟。布爾喬亞的思想已經達到他發展的終點，開始自行枯竭。布爾喬亞古典哲學的最高峯，在十九世紀第一個二十五年中由於黑格爾而達到了。黑格爾摧毀了他的先輩的主觀觀念論、武斷的假定和經驗的懷疑論，首先建立了對於宇宙、生命和社會的一種批判的、客觀的認識，把它們當作一個有系統的互相連繫的發展過程，認為他們在矛盾和鬥爭

中辯證法地進到新的形式，而這過程的法則是能被認識并加以操縱的。在這些方面他完成了一件深人的革命工作。不過他把這過程的究竟因素仍舊留在神祕的觀念領域裏，正如他把國家這東西神祕地擱在市民社會的外邊并上面，而實際上國家却是市民社會的成果和反映。因此他的哲學依然受了觀念論的害，並不是完全批判的和科學的，結果不可避免地終結於神祕主義和反動，成爲普魯士皇朝的支柱。雖然如此，他的哲學是布爾喬亞的最後的偉大哲學系統；在他以後，布爾喬亞哲學（除了黑格爾左派，唯物論者費爾巴哈）流入非理性的主觀主義、經驗主義、折衷的斷片論集、和多量的蒙混欺騙。

同樣地，布爾喬亞的古典經濟學派，也在十九世紀第一個二十五年由里嘉圖（Ricardo）而登峯造極。古典的經濟學家努力於作出他們這新社會的經濟基礎的科學分析，但是他們被那此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不自覺的假定所束縛住，他們把這當作一個自然的永久的制度，結果就陷於無救的困憊中，不能找出一個關於地租、利潤和利息的科學解釋。於是，布爾喬亞經濟學放棄了他那成爲科學的企圖，把他自

已限制於市場估計的庸俗的水平上，而對於主要的經濟進程完全無法了解或預測。到了今天，經濟進程却使他成爲一種笑柄。

只有自然科學能够在十九世紀中繼續進展，因爲這在技術上對於資本主義是有用的，可是就在這方面也只是從那對反動統治勢力的不斷鬥爭中得來。但自然科學只在他們各個分離的領域內工作，沒有任何較廣大的總的認識；這樣當更大的進步衝破了暫時的障礙而強制着面對較基本的認識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走到後來的絕路和危機。

對於人類生活和歷史，社會的和政治的制度，不是孤立地而是在它們全部關係中去企圖獲得科學認識的，這在馬克斯以前，幾乎連概念都沒有。

這樣，在馬克斯主義以前的人類是盲目地發展的，經由敵對諸力的盲亂的交互作用，時常帶來了可怕的結果，談不到什麼總的認識。

因爲舊勢力還佔着優勢，這種盲目的發展還是繼續着（例如上次世界大戰，最近的世界經濟恐慌。）；但是有共同的科學的認識和行動的新興勢力（由國際工人

階級作代表的馬克斯主義或國際共產主義），在每個階段上都能擔任一個力量不斷增強的角色，並且將終於統治着這個進程。

在十九世紀的這一重要時期，當新的勢力、新的問題和矛盾從各方面產生起來，但是在同時，對付這些勢力、問題和矛盾的布爾喬亞思想的力量却正在削弱下去、枯竭下去的時候，馬克斯，基於對一切過去的思想學問和現世界的現實問題的深刻研究，能夠披荆斬棘，開闢前進的道路，因此作為一個現代世界的創造者和建設者而矗立在十九世紀。

馬克斯首先制定了一種十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理論。

馬克斯的理論立腳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但是拋棄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獨斷的唯心的要素。馬克斯同站在唯物論一邊的黑格兒的門徒費爾巴哈一樣，認為觀念中的世界並非是產生於虛空中的神秘的東西，而是物質世界反映。然而馬克斯的思想也不同於費爾巴哈的被動的唯物論（Passive materialism）或英法唯物論者的機械唯物

論，不同之點在馬克斯指出思想進程和人類活動，不僅僅是物質世界的被動的反映，而是反過來能够影響並變革物質世界的。所以辯證法唯物論的顯著的特色是在於他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哲學家們從來只是用各種方法解釋這個世界，然而他們的任務却是改變這個世界。』（馬克斯：『費爾巴哈論』）這個觀念在馬克斯和列寧的一生中間都充份地實現了。

在這種見地上，馬克斯能够正確地分析人類歷史的發展。不再把它看作一種毫無理由的偶然事件的湊合，也不把它看作是獨斷的理想和概念的完成；而把它看作在特定的物質生產力和適應這種生產力的社會關係的特定形式之下，（同時，一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又產生一定的社會意識、階級關係、意特沃羅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以及由此而生的、促使更進一步發展的衝突與矛盾。）一種有規律的、可以科學地解釋的發展。

所以整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即原始共產社會以後的時期，——在原始共產社會，生產水準極低，沒有剩餘勞動生產物，因此沒有劃分階級和剝削的餘地。——

都表現爲適應着不同的生產階段，經過一連串的階級鬥爭而發展的，階級社會和階級統治的許多不同形式的繼續。

在這種唯物辯證的見地上，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永久的、不可避免的「天然的需要」(Natural necessity)或超歷史的『經濟法則』，如同布爾喬亞的教授們所鼓吹的那樣，而是一個歷史的形態，有開始，也有終結——牠是階級社會的最後形態。資本主義，在封建社會和小生產社會的條件中生長起來，把階級利益的前期統治形式推到後面去，並在新的形式下把牠劃分。社會分成兩個階級：靠了雇傭別人來勞動而生活的布爾喬亞或資產階級，和名義上自由、實際上爲了生計而隸屬於布爾喬亞的普羅列塔利亞或一無所有的工資階級。資本主義社會運動法則的發現，是馬克思拿唯物辯證法應用到社會發展的現階段的特殊功績。馬克斯認爲資本主義在初期，牠雖然極度殘忍和不公，但無論如何是一種進步的力量，牠經由競爭而進入生產力的繼續發展的大道，擴大生產的規模，把資本集中並增多無產者的數量。然而跟着牠的進展，資本主義就準備着牠自己的毀滅。牠發源於零細的財產私有，但發展